

妙法寶庫(六)

入菩薩行廣釋(上)



妙法寶庫(七)

入菩薩行廣釋(中)



妙法寶庫(八)

入菩薩行廣釋(下)



妙法宝库

(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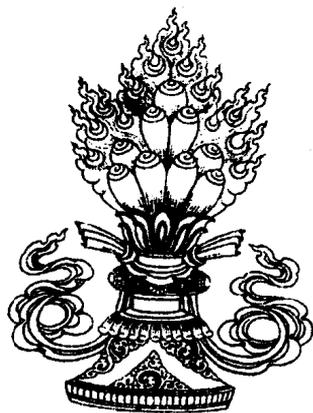
索达吉堪布著

澳门《天行健》出版社

入菩萨行广释

(上)

索达吉堪布 讲释



妙法宝库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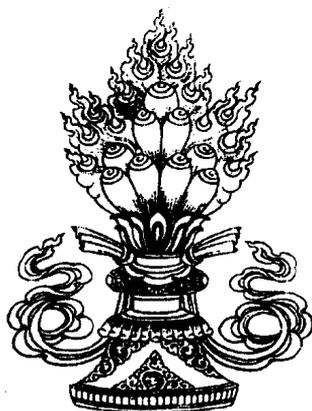
索达吉堪布著

澳门《天行健》出版社

入菩薩行廣釋

(中)

索達吉堪布 講釋



妙法宝库

(八)

索达吉堪布著

澳门《天行健》出版社

入菩萨行广释

(下)

索达吉堪布 讲释





本师释迦牟尼佛



寂天菩萨

序 言

《入菩萨行》是修学大乘佛法者不可缺少的论典。在藏传佛教各派中，每一个正规寺院里的修行人，都会传讲听习此论；而且已形成一种普遍观念，认为如果要做真实的修行人，必须精通《入菩萨行》。此论之所以如是受到推崇，当然是因其所述内容，精辟而又系统地阐述了发菩提心、学菩萨行的大乘菩萨必须修学体系；而且其偈句简明流畅，平淡言词中蕴含着深刻义理，切实地针对了修学者自凡夫进化为菩萨过程中必须疏导排除的心理障碍。因此，《入菩萨行》自七世纪中叶显化于世间后，迅速传遍了整个印度及克什米尔等地区，弘扬讲习者越来越多，数百年间即有一百多部相关注疏问世。九世纪初，《入菩萨行》传入藏地，历代高僧大德广泛弘扬，至今也留下了二十余部注疏，使其成为西藏地区脍炙人口的一部宝典，也成为了藏传佛教中的修行人必修论典。

如是受到印藏佛弟子重视的佛学名著，虽然早在宋朝即有汉译本，与藏文译本问世时间相距不久，然而汉传佛教历史上既无人讲说，也无人作释，千余年中竟然一直默默无闻。其原因本人不贸然评述，而暂留与诸方有识者深思。

本人讲解此论，是依法王如意宝晋美彭措于98年所订的四年教学计划之因缘而成。98年，法王如意宝在喇荣虹身寂静处为藏汉四众弟子传讲了《百业经》，引导弟子们生起因果正见，在人格、戒律方面作了扎实

地修持。99年始，法王如意宝为八千余名弟子传讲了《入菩萨行》之大疏，引导众弟子发菩提心，趋入大乘菩萨之见行；此时学院中有688名常住求法的汉族四众弟子，暂住的也有百余人，同时有383名修习者发愿背诵《入菩萨行》。而汉族弟子苦于此论没有汉文的广疏，多次祈求我翻译广疏。

按照最初的计划，我想综览印藏两地主要的大注疏，将此论作细致地广讲。然诚如汉地一位学者所言：“本来我想专心学知识，不愿意接触俗世。然而身不由己，不愿见的人要见，不愿说的话要说，不愿做的事要做。”且在传著广释期间，我也在翻译《大圆满前行文》，写作《佛教科学论》等，种种事务纷然而至，日不暇给。如是营营扰扰中，无法实现原来的计划。但自己以前对《入菩萨行》有过数次闻思，也曾阅览过数部大疏，故将此论大概要义也作了解释，而对最后定稿的广释，本人也比较满意。因为在广释里对论中的每一个要点都作了讲述，为后人研习此论提供了一个较全面的参考。

在此整部广释圆满之际，我希望汉地的佛弟子，注重对《入菩萨行》的闻思修习。作为如今时代修习佛道求解脱者，必须详明“佛子律仪趋行方”，依教起行，清除犹疑邪见，再依稳固捷妙之菩提心道修习，否则在浊世的众多障缘之下，成功之望恐怕相当渺茫吧！诸方有识之士，也应切实认清汉传佛教今日之况，于信解行证之菩提道次第，似乎尤应注重于先以讲说引导而建立。现今住持佛教之僧伽，尤应注重于经律论三藏的讲习，如闻起思而修，实不宜捐弃三藏经论而独倡导一事

一经之闭门专修，而致广博教证正法无人弘传讲授也！

《入菩萨行》在西方各国，自二十世纪初就有多种文字的译本，而汉文译本至今也有宋朝天息灾译师的《菩提行经》，隆莲法师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译的《入菩萨行广释》（贾操杰大师著），与如石法师所译的译本。此次我们选择了如石法师作过三次修订的译本，此译切合原文，流畅易懂，文辞优美雅致，是难得之佳作，而如石法师三修其译文的严谨态度，更是堪可赞赏的美德。义净法师曾言：“后贤如未谕斯旨，往往将经容易看！”故诸后学者，当知前人之难而思恩德。

此广释已出上、中册，自己本无意多添赘语，于下册付印之际，弟子三请作序，不能却之，遂随意囑语数句，以慰其愿，愿吉祥！

时正值本师释迦牟尼佛降天佳节，学院在藏族居士林举行极乐大法会，书于银白色帐篷内。

索达吉

2000年11月18日

寂天菩萨传

——寂天菩萨七种稀有传记略说

在汉传佛教中，寂天菩萨的事迹知之者甚少。宋朝雍熙二年（公元985年）天息灾译师曾译《入行论》为《菩提行经》，题为法称菩萨造，文字艰涩难懂，故历史上似是无人注重。近年来由于藏传佛教的影响，此论已有隆莲法师、如石法师的两种汉译本在汉地传扬，但作者寂天菩萨的较详事迹，所知者仍是寥寥无几。

关于寂天菩萨的史实，有七种稀有传记，如颂云：“本尊生喜住烂陀，示迹圆满破诤辩，奇异事迹与乞行，为王降伏诸外道。”

寂天菩萨是古印度南方贤疆国的王太子，原名寂铠，父王名善铠。他从小信仰佛法，恭敬三宝，对自己的眷属和其他众生非常慈善，常给他们财施等。太子幼年即学识出众，谙达世间的各种学问、技艺。在瑜伽师“古苏噜”座前求得《文殊锐利智成就法》，通过精进修持，亲见本尊（印度的大德如智作慧论师、阿底峡尊者等，都认许寂天论师是文殊化身。阿底峡尊者在《菩提道灯论》的讲义中写过：“寂天论师亲见了文殊菩萨，得到加持而现见真谛。”另一名叫布扎局的论师也有这样的说法）。后来，善铠国王去世，大臣准备拥戴寂铠太子登位，在即将举行授权灌顶仪式的前一夜，太子梦见了文殊菩萨，梦中，文殊菩萨坐在寂铠太子将登基的王座上，对他说：“唯一的爱子啊，这是我的宝座，我是你的上师，你和我同坐一座，是不应理的。”另说太子梦见大悲度母尊，以开水为他灌顶，太子问度母为什么用开水为自己灌顶，度母回答：“授王权灌顶之水

与地狱铁水无有差别，我用开水为你灌顶的含义即在此。”寂铠太子醒后，晓悟到这是圣尊对他的授记与加持，以此而对世俗八法生起了猛厉的出离心，于是舍弃了一切离开王宫。寂铠太子独自一人在荒野中步行，一路上得不到任何饮食，只有不断祈祷圣尊，到了第二十天，进入了一处森林，饥渴疲惫的太子找到了一注浊水，正准备饮水，出现了一位容饰庄严的女子，告诉他不要饮用浊水，而应该享用净水，便把他引到了一汪清澈甘美的泉源边，泉水旁有一位瑜伽师，瑜伽师其实是文殊菩萨的化身，女子是度母化现。太子饱饮了甘泉，又在瑜伽师处求得了殊胜法要，修持后生起了甚深智慧境界（第一种稀有传记毕）。

继后，寂铠去游历东印度，来到五狮王之国土，当时，得知他武艺高强的大臣将他荐举给五狮王，他因此成了五狮王的大臣，将武艺等明处弘传世间。有段时间，寂铠给国王当护卫，一些嫉妒贤能的大臣，见他持着修文殊本尊的那柄木剑，便到国王那里进谗言：“新任大臣是个狡诈者，大王要是不信，请看看他手中的武器，根本护卫不了国王。”五狮王疑信参半，便要求寂铠出示宝剑，寂铠对国王说：“国君啊，这样做会伤害你的！”可是国王成见已深，强令取出宝剑，他只好要求国王闭上右眼，然后从剑鞘中抽出木剑，闪耀的剑光伤害了国王注视着木剑的左眼，眼珠当时弹出落地，疼痛、悔恨交加的国王至此方知道寂铠是位大成就者，与大臣们一起在寂铠大师前忏悔、皈依，大师便加持五狮王，使其左眼复原。有了这次事件，五狮王心意转变，完全遵大师之教言，在所辖地高竖佛教法幢，弘扬正法。寂铠大师在五狮王的国家所住年数，有多种说法，但无论如何，大师调化了五狮王后，便转到了中印度那烂陀寺（第二种稀有传记毕）。

寂铠来到那烂陀寺后，依当时寺内五百班智达之首的胜天为亲教师出家，法名寂天。当时大师深隐内证功德，暗暗地在文殊本尊前听授教法，精修禅观，同时紧扣大乘佛子的修学次第，集一百多部经律论之精义编著了《一切学处集要》、《一切经集要》（略称《学集论》、《经集论》）。但在外观上，除了饮食、睡眠、步行外，其它事情一概不闻不问，因此被以外表衡量他的人贬称为“三想者”。当时那烂陀寺僧值们认为寂天不具备任何一种修行正法的功德，不应该再住在本寺，但又找不到很好的理由来驱逐他。后来该寺举行诵经大会，要求比丘在会上背诵所学的经典，一些人想借此机会羞辱寂天，让他自行离开寺庙，便要求胜天论师去安排寂天诵经之事，寂天论师便应允了。轮到他诵经的那一天，那些人在诵经会场上故意搭起了高座，而没有安设上座的阶梯，会场中挤满了想看 he 出丑及对他有些怀疑的人，寂天论师并不在意这些，很自在地登上高座，问道：“请问要背诵已经听过的论典，还是没听过的？”想看笑话的人便故意回答要背大家没有听过的，这时瑞相纷呈，众人看见文殊圣尊显现在天空中，寂天论师随即诵读其智慧境中流出的《入行论》，至第九品三十四颂：“若实无实法，皆不住心前，彼时无他相，无缘最寂灭”时，身体腾空，渐渐升高，终至不见身影，只有从虚空中传来的朗朗诵经声，一直到全论诵完为止。当时得不忘陀罗尼的班智达各自记下了颂文，克什米尔的班智达记下了一千多颂，东印度的班智达记下的有七百颂，中印度的班智达记下了一千颂，因此大家产生了争执怀疑。后来打听到寂天论师在南印度的吉祥功德塔（尼泊尔史料记载：吉祥塔为香根佛塔……另有其它历史的记载此处不一一列举），便派两名班智达去迎请他回寺，但遭到了婉拒，两位班智达只好请他出示《入行论》